

# 影响我、引领我爱上“陶艺”的人

吕竹玉（中国）

了解，是一件本能的奔赴。

我原本只是一个陶瓷艺术品的观赏者，靠设计为生，我的确忘记是从什么时日开始，“陶瓷”使我有一种想要了解和亲近的冲动。我有“窑”的时间大约在2003年，在青岛有一位叫李少华的好友，那时他经常烧制一些陶瓷壁画，一天他找到我说“我要去北京做事，这个窑原本是万里雅（现为当代著名陶艺家）去北京时留给我的窑，现在就托付给你了。”当时我很兴奋，欣然接手。这便开始了我与泥火的交往。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在为生之余，窑伴着我，我伴着窑，乱无目地的与泥绞拌在一起，就这样几年的时间伴随着兴趣恍惚而过。

亲近陶艺是一次机遇，2007年春，我因一设计任务来到了我们中国的陶瓷重镇淄川，在此结识了我现在的师父李梓源大师。自此我便与陶艺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师父耐心培育下，几年下来，我从一个参与者逐渐进化成一个探究者。

在大师的影响下：我逐渐地认识到了陶艺创作的过程就是用你的思想及你的双手去了解和结交泥，陶瓷是泥与火完美结合的硅碳化合物，意识、塑造、烧制这是完成一件完美陶艺作品的灵魂体，作为中国人在秉承国粹的基础上进行的陶艺创作更要坚持走摹古与创新这两条并行不悖的创作道路。

由于对青瓷的偏爱，通过对陶艺的认识、学习和针对青瓷传统烧制工艺的一些研究，再经常到淄博、宜兴、景德镇、龙泉等陶瓷产地取经，为成功烧制青瓷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经过对釉料和坯体结合的反复试验，终于在2009年烧制成了第一件通体得到充分还原的青瓷作品，一时冲动便将“九州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随口改编为“半岛潮涌玉窑开，成得青瓷大器来”。当时我有一种感觉，也许我可能是一个与陶瓷有关的人。

2009年我被受聘于青岛军政人文大学设计系副教授，同年在大学里与刚从清华大学陶瓷系学习回青的好友胡孝鹏一起成立了陶艺工作室，因青瓷如玉取名为【玉窑】，并请李梓源大师为【玉窑】题字，邀请了李梓源大师及中国陶瓷画刊主编毛增印先生到青岛为【玉窑】揭牌。

由于我对陶艺的执着，2010年春我有幸成为了李梓源大师的徒弟。

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是我在空间设计道路上的主线。陶艺与空间设计在创作形式上有着异曲同工之意。我在陶艺方面的一点小收获：

2010年作品【钟馗】玉窑青瓷刻瓷瓶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主办的“东方明珠杯”全国工艺美术传承与创新优秀作品评选中获得最佳创意奖。

2011年在李梓源师父的实时循导下，自设计小稿开始到成功出窑，历经了11个月的时间，创作并整体烧造出了一尊长3米/高1.4米/宽1米的陶牛（1230℃），取名为“布莱凯特之牛”。

2011年青瓷作品“马上封侯”获第六届中国当代陶艺展评委特别奖。

近年间，作品多次被市级博物馆收藏。

2012年在青岛崂山区开始筹建青岛的第一座【玉窑柴烧工作室】。



【玉窑】揭牌



年近70岁的“国际陶艺家协会”大中华区执行主席李梓源大师（我的师父），每天还是一如既往地早晨7点上班，晚上10点才离开办公室，在处理完日常事务后，总是在进行着各种方式的艺术创作，不时地与我们就一个陶瓷方面的议题做深层的探讨。

有幸能经常随师父参加一些国际陶艺方面的学习交流，通过交流我认为吸取国外陶艺家对陶艺的一些创作思路及技法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她）们对陶艺的热爱及敬业精神。

最诚恳、最迫切的渴望对我来讲就是学习，从接触泥巴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暗下决心要饿补陶瓷知识、苦练陶瓷技艺。“活到老、学到老”在师父的身上我得到了深刻的体会，他，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我，影响着我的“陶缘”下半生。

伴随着下半生的“陶缘”，尽情的去感受陶艺带来的快乐、淳朴、恬静。我也将为我的陶艺之路而奋斗。

2012年7月19日于青岛